

藏在拖拉机里的童年梦

□俞亚素



资料图片

在我童年时代，小亚阿爹的拖拉机，就像一颗闪耀的星星，照亮了我平淡的乡村生活。那时候，我打心底里羡慕小亚，因为她有一个会开拖拉机的阿爹。

记得那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，小亚阿爹把崭新的拖拉机“突突突”地开进村里来，停在自家门口。消息就像长了翅膀，整个村的男女老少都像赶庙会似的，围过来瞧瞧稀罕。小亚阿爹也来了兴致，现场表演起了开拖拉机。他熟练地将L形铁柄，插进拖拉机发动机上那个像耳朵一样的装置里，然后半蹲下身，铆足了劲地摇动……突然，“哒哒哒……”发动机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，大家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引擎声吓了一跳。小亚阿爹却笑着爬上驾驶座，还招呼几个叔伯跳上后车厢，接着拖拉机缓缓启动，驶向远方。不一会儿，小亚阿爹又把拖拉机开回村头的晒谷场，引得众人纷纷围观。

从那以后，小亚阿爹成了村里的大忙人。村里的几头耕牛相继消失了，因为这拖拉机机头完全能替代耕牛，而且不知疲倦。农忙时节，小亚阿爹扶着拖拉机头，在田野里来来回回穿梭。“突突突”的机器声代替了悠长的“哞——”叫声，不仅干活效率大大提高，人们也轻松了许多。村里的男人们对这台拖拉机赞不绝口，竖起大拇指感叹：“这拖拉机，牛！是真牛！”

耕完地后，小亚阿爹就把机头和后车厢连接起来，开始帮村里人拉货，有时候也揽外村的活儿。拉的货五花八门，木头、石头、砖头……每次拉货时，拖拉机后车厢都被塞得满满当当。闲暇时光，小亚阿爹也会让小亚和家人跳上后车厢，外出游玩或者走亲戚。我家就在村口，每当看到他们一家人坐着拖拉机远去的背影，我的心里充满了羡慕，目光久久追随，直到看不见。

坐一次小亚阿爹的拖拉机，成了我当时最大的梦想。为了实现这个梦想，我没少下

功夫讨好小亚：母亲烤了土豆，我挑几个卖相最好的，跟她一起分享；母亲煮了玉米，我第一时间选一颗颗粒饱满的，送到她的手里。平日里，我有时间就陪小亚跳橡皮筋、跳格子……

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我终于如愿以偿，和小亚一起坐上了她家的拖拉机。我们并排站在后车厢，微风轻轻拂过，撩起我的发丝。正值春暖花开时，一路上，波光粼粼的河水、婀娜多姿的柳树、金黄灿烂的油菜花、翩翩起舞的蝴蝶，像电影画面一样，缓缓向后退去。那种新奇又美妙的感觉，让我至今难忘。从那以后，每次旅行，我都喜欢选择靠窗的汽车或火车座位，只为了欣赏窗外倒退的风景。

坐过拖拉机后，我和小亚的感情愈发深厚。除了惦记着再坐一次拖拉机，我还对亚儿家的另一个宝贝充满了向往——拖拉机内胎。那只黑色的内胎，挂在亚儿家院子门后，其貌不扬，却成了夏天里最抢手的“救生圈”。

我们村临近大嵩江，一到夏天，大家都喜欢跳进水里消暑。我因为胆小，不敢游泳，只能在岸边眼巴巴地看着别人玩耍。这时，看到套着拖拉机内胎在水里畅游的小亚，我心里别提多羡慕了。小亚不会游泳，但有了这个“救生圈”，她就能慢慢游向远处。有一次，小亚主动把“救生圈”借给我玩，或许是期望太高，真正玩起来后，我觉得套着内胎漂浮在水中的感觉，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。很多事，只有亲身实践，才有真切感受。

后来，我自己学会了游泳，再也不需要那个“救生圈”了。再后来，父母给我买了一辆时尚的安琪儿自行车。有了自行车，我对坐拖拉机的渴望也慢慢淡化了。不知什么时候起，小亚阿爹的拖拉机在村子里消失了，就像一场美好的梦渐渐远去，但它却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。

蝴蝶牌缝纫机

□吴大明

整理老屋时，在二楼小间的角落里，一台蒙尘的“蝴蝶牌”缝纫机悄然映入眼帘。拂去灰尘，金色的蝴蝶图案依旧熠熠生辉，刹那间，往事如电影画面般在脑海中徐徐展开……

这台蝴蝶牌缝纫机分三部分：台面上是黑色机头，中间是带抽屉的木质台面，台台下是钢支架与踏板，支架底部装着四个滚轮。

机头上面，“蝴蝶”两个金字与蝴蝶图案闪着温润的光，旁侧线杆上的线圈与线轴悄悄“低语”。底座左侧有一个方孔，更换线轴时，右移银色盖板，将手伸进去即可。

台面木板光滑如镜，布料可在上面自由舒展。左侧那块20厘米宽的木板，用时支起可拓开一片天地，不用时可折回。台下两个抽屉静静“卧”着，针线、划粉、镊子、软尺在里面各安其位，像一群待命的小帮手。

机头右侧的小轴承与支架右侧的大轴承，被一根圆细皮带轻轻“牵”着。左手扶布，右手轻拉银色转盘，双脚踩下踏板时，“哒哒哒”的清脆声响仿佛奏响轻快的鼓点，针脚便在布面上缝纫出细密的花纹……

上世纪70年代，三位姐姐省吃俭用，硬是从牙缝里挤出钱，大姐出钱一半，二姐三姐合起来一半，终于凑够买了一台蝴蝶牌缝纫机的费用。那时的缝纫机，在邻里眼中堪比今日的宝马汽车，一搬进家门，门槛都快被来看新鲜的人踏平。三个姐妹围着机器拜师学艺，针头线轴在她们手中渐渐灵活起来。为别人缝件新衣，换几毛零钱补贴家用。大姐学得最好，她为我们缝制衣服时，我们心里涌起的好奇与羡慕，至今想起仍觉幸福。大姐的手指在机头上翻飞，动作从生疏到娴熟，缝纫出的不仅是衣服，更是一家人的盼头。第一桶金揣在怀里时，她眼里的光，比机头上的金字还亮。后来她摆起服装摊，带着妹妹们闯生活，缝纫机的“哒哒哒”声，成了日子红火起来的序曲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四姐结婚时，大姐二姐三姐咬紧牙关，硬是从日常开销里挤出钱来，又捧回一台崭新的蝴蝶牌缝纫机。这是她们送给四妹最珍贵的嫁妆，承载着姐妹间沉甸甸的爱与期盼。当时结婚讲究“三大件”：凤凰牌自行车、蝴蝶牌缝纫机、上海牌手表。四姐并不擅长使用缝纫机，后来又将它几乎全新的转赠给了我，成了我结婚时的贺礼。上世纪90年代，我结婚时讲究“新三大件”：冰箱、彩电、洗衣机，缝纫机淘汰了，便将其放置在了二楼小间的角落里。

如今，这台缝纫机安静地蜷缩在角落，像一位被时光遗忘的老者。可每当我凝视它锃亮的漆面，耳畔似乎又响起“哒哒哒”的缝纫声，眼前浮现大姐俯身车衣的背影。那是贫瘠岁月里，全家人的希望。它也将坚韧与温情，密密缝进了我们的血脉里。